

有滋有味·

槐花飘香

周明金



风中飘来一缕缕醉人的芳香，沁人心脾，槐花开了。

这浓浓的、醇醇的、饱含甜味的槐花香我最熟悉，它曾经伴随我度过糠菜半年粮的童年。看着一簇簇，一串串，嘟嘟噜噜盛开的槐花和一挂挂玲珑剔透的花蕾垂挂在翠绿的枝叶间，不由得一阵阵心驰神荡，一些熟悉的气味，熟悉的画面，熟悉的人或事在心头一一闪过。槐花香，勾起了我童年纯真的向往。

13年前，我写过一篇《又闻槐花香》，纪念我那逝去的母亲。时至今日，每每读起，仍不免潸然泪下。母亲的“槐花菜”“槐花馍”“槐花面疙瘩”……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

1975年，我13岁。那年春天，饥荒似乎来得更早，先是一天三顿稀饭，接着变成了一天两顿。开始以米、面、杂粮为主食，渐渐地主食被糠菜代替了。正在读初中的我，

无粮可交给学校食堂，更没有每斤粮食附带的4分钱柴火费，只得每天来回4趟奔波于相距8里的家、学校之间。饭后去上学，趁着劲还能精神抖擞地一路欢歌。上课时间不过半，就已经饥肠辘辘了。挨到放学，肚里就只剩下蛔虫了，那饿的滋味真是苦不堪言。

路边的野葱(俗名“小蒜”)、鸡骨爪(学名“翻白草”)、野蔷薇(俗名“刺茉莉”)的嫩头……边走边寻，这都是我们充饥的美味。一路上还盘算着午饭会吃什么?最盼望的是家里能来客人，来客了就可以跟着吃上一顿菜干饭，但美好的希望总是一次次地破灭。

看着一脸菜色、骨瘦如柴的我们姐弟七个，父母亲也发愁，便想尽办法找吃的。什么能吃就吃什么，田间的野菜，水中的鱼虾、螺蛳，树上的榆钱、皮树(构树)花，特别是槐树的花骨朵，不光闻着香，

吃着也香，甜丝丝的。母亲利用集体干活休息的间隙，或放早工的时间，到处摘槐花，我们姐弟几个也成了帮手，回家后用开水烫煮，然后去水晾晒，晒干储存起来，可以长时间存放炒菜吃。

刚焯过水的槐花，母亲还会拌上豆杂面(豆类、薯类、杂粮混合磨的面粉)蒸槐花馍。锅里先焯半锅红薯片，待红薯片焯烂了，母亲将已经搅黏糊的面团揪成小团，拍扁了顺着锅上边空着的地方贴一圈，蒸熟了就是槐花馍。馍是咸的，吃着馍，喝着红薯片水，就是一顿最好的午饭了。当然这样的吃食也是奢侈的，不常吃。那时我就觉得槐花特别好吃。

有一次，母亲用半干的槐花炒菜，也不知是放了平常不舍得吃的腊猪油，还是那天中午我特别饿，就着红薯片稀饭，我吃了足有两大碗槐树花。到了下午，肚子开始发胀，疼痛难忍，我后悔不该贪吃。可是第二天依然吃得津津有味。那年春天总算少受了些饥饿的折磨，也因此与槐花结了缘。

15年前的春天，我回家去看望生病的母亲，一走近老家宅，就闻到槐花那特有的醉人清香，心里就甜滋滋的。陪母亲拉家常时，又提起当年吃槐花的情景，母亲收敛了笑容，意味深长地说：“那时饿啊!现在再吃就没那味了。想吃，等我病好了给你做，多放些油，再放些佐料。”没想到这竟是母亲的遗言。

每年春天，当阵阵槐花香扑鼻而来的时候，却再也见不到为我做槐花吃食的母亲，但母亲的话却一直萦绕在耳畔，那槐花香也就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诗品时空·

端午之歌四首

张喆

端午节，河流上祭祀
一定有龙舟。龙舟绵延，沸腾两岸

端午节，河流上祭祀
一定有粽子。洁白的米粒，裹以美好，
裹以寄托

艾草插在门楣，小孩子煮鸡蛋，泡澡
食粥，女人们饮调，环头戴之

雄黄，洒满庭院，门楣有菖蒲执剑
它们避邪祛病

端午节，有着淡淡的香，千古的伤

一条条龙舟，在门前的河流上，昂首
向楚国，汨罗河挺进

它们唱着楚歌，穿过尘世的风雨
百舸齐发，竞渡未来

两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新时代的河流上
那些波鱼，促织，都在扑喇喇地跳

每一条河流里，都有着浩荡的历史
每一滴水里，闪烁着一个人的《天问》

粽子，艾草，菖蒲，雄黄
与时节同行

龙舟在河里，已打捞千年。汉子喝下
黄酒
他们都有着好身手

从庙里出来的女人，脸色陶瓷
多有恬静一一

水里的粽子，一粒一粒，皆怀朴素初心
一粒一粒，皆含天下大爱

每年端午，河流就会摊开身体，缓缓柔软
龙舟开始在水上，乘风破浪
它们飞了起来

仿佛一支支利箭，向时光的河流发射
奋力摇桨，追思，缅怀

新鲜的锣鼓，震荡了风声，混合
两岸的呐喊与欢呼
让一个时代，有了斑驳、流汗的祭祀

让一个时代，抹去经年的泪，顺从河流
不朽的灵魂绵延
爱国，爱民族的精神绵延

朝花夕拾·

活到恁大不容易

李玉霞

生活虽充满风险，但一不留神活到了现在。回想过往的几次经历，深感庆幸。

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最让人担心，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身影。听家人说，那时的我也不例外。

妈妈在生产队干活，由小脚的奶奶照看我和其他的孩子。大家庭里孩子多，一个人根本顾不过来，只好把这帮孩子圈在院子里，门上大门。

孩子们各玩各的，奶奶也顺便做做手里的针线活。一抬头，不见了我的踪影，连忙叫喊询问。听不到我的应答声，奶奶赶紧四处寻找。最后在院子角落的粪坑外，听到了动静。进去一看，我已身陷其中，幼小的身躯正在挣扎。奶奶一把将我拽起。唉!真不敢相信，在我记事之前，竟有如此不堪的遭遇。平静地过了几年，我长到了六七岁的样子。一年冬天，记得快过年了，大伯家的堂哥骑车去四叔家，路过我家门口，要捎上我。妈妈担心堂哥年轻，做事不稳妥，不答应。大哥拍胸脯打包票，说保准不会有事。

于是，我被抱上了车后座。

四叔家离我家有三四里地。车子在窄小的田埂上行驶，一路很平稳。看来，妈妈的担心是多余的。天色很快暗下去，到四叔家村头的时候，只能依稀看见淡青色的人影了。晚风凉飕飕的，我坐在后座上，双手紧握着后座的两侧。四叔家住在村子前排正中的位置，门前有口大池塘。车子沿着塘埂行驶，眼看着对面的四叔家，绕个弯就到了。四婶在家门口等候，辨认出是我们，就喊着招呼我们。谁知堂哥只顾着搭话，没注意脚下的路，车子在一阵颠簸和剧烈摇摆之后，跌入了池塘。

好在塘边的水不深，即便这样，也把我吓得够呛。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落水，又冷又怕。进屋后，四婶赶紧脱下我湿透的棉袄，找来干衣服换上，又扯了扯惊悸着的我的耳朵，说“不怕不怕”。那晚，我只得留宿在四叔家。

上初中时，我家搬到了镇上。镇子不大，一条柏油公路穿过小镇，贯通南北。在这条贯通南北的交通要

道上，常有大型的运输车辆经过。每当大卡车交会时，借助辅路才能通过，要是碰到逢集人潮高峰期，要顺利通过就不那么容易了。

白天，乱糟糟的马路不值得光顾，晚饭后，倒是可以骑车溜达一圈。盛夏，公路边水果摊上摇曳的灯火，是小镇那时唯一可见的夜景。

一天吃罢饭，和往常一样，我又骑上那辆“飞鸽”自行车，去公路上兜风。夜色里，公路旁隐约透着团团的梧桐树影儿；水果摊旁，依旧闪烁着熟悉的灯火。浓浓的夜色让人沉醉，阵阵凉风使人惬意。忽然，一辆大卡车迎面快速驶来，两个锃亮的大灯泡，把眼前的公路照得跟白昼一样。正当我给车把一个漂亮的左旋时，发现漆黑的车身下方，豁然嵌着几点昏黄的弱小灯光。情况不妙!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将车把扭正。蓦然想起，几点弱光中，隐约着一个黑色挂钩，原来是辆拖挂车。如果不是那几点微弱的灯光提醒，我岂不……唉!真吓人。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深感庆幸，活到恁大，真的不易。